



亲历者讲述

蒋介石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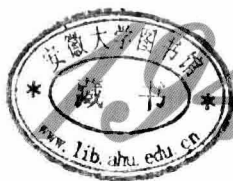
沈 醉 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沈 醉等◎著

蒋介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者讲述·蒋介石 1949/ 沈醉等著. — 2 版.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34 - 3918 - 6

I. ①亲… II. ①沈… III. ①蒋介石 (1887 ~ 1975)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850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20 1/16

印 张: 23. 5 字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 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1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程思远 (1)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回忆	刘瑶章 (23)
1949·北平起义	王克俊 (36)
和谈前的几个片断	张治中 (50)
国共北平和谈记	余湛邦 (60)
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的备战部署	宋希濂 (100)
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	李以助 (107)
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	侯定远等 (130)
蒋介石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	侯镜如 覃异之 廖运泽 (135)
1949·上海战役	刘剑石 邹 彬等 (157)
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沈 醉 (174)
追随者：末日的哀叹	萧作霖 (177)
第六、第八兵团福建覆灭记	张铁石 (180)
1949·福州战役始末	李以助 (192)

目 录

2

1949·浙江的溃逃	侯定远 (205)
1949·末路与覆灭	陈康黎 (225)
1949·即将撤退的广州	罗翼群 (248)
第六十三军之覆灭	陈燕茂 (261)
第三十九军瓦解前后	牟龙光 (267)
海南岛反动统治覆灭记	邢森洲 (278)
蒋介石在云南的军事部署及其最后的失败	卓立 (287)
西南“反共”基地的泡影	杨适生 (302)
大西南：顽抗部署与失败	刘宗宽 (316)
蒋介石解决卢汉的阴谋	胡翔 (327)
蒋介石的“联勤”部署	陈绍岳 (330)
对联勤总部的点滴回忆	程藩斌 (336)
西南解放前夕的形形色色	赵秀昆 (353)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	詹特芳 (365)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程思远

我是国民党阵营里分裂出来的一个，曾参加蒋介石在南京所召集的“最后的晚餐”，亲自听到蒋介石“求和声明”的讲话。蒋介石所以发布这一声明，有外因也有内因。这些外因与内因，我稍有了解，准备一幕一幕地写将出来，用以揭开蒋介石南京反动统治集团崩溃的历程。

南京政府的美国主子为什么要中途换马

1947年7月中，我应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电邀，从上海乘“空中霸王”号飞机来到北平，李氏派行辕参议刘仲华把我接到北京饭店安顿。当晚，我在中南海内李宗仁的办公大楼同他共进晚餐，饭后长谈两小时。至此，我才了解到，李宗仁所以邀我北上，是因为他准备在明春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要我对此进行必要的准备。

一星期后，我回到南京，带有李宗仁给蒋介石、吴忠信（倪卿）的两封亲笔信，李在两函中都表明他要竞选副总统，要求蒋介石予以批准，而希望吴倪卿在蒋前善为疏通，并随时打听消息告知。这两封信很快就送到收信人那里去了。李宗仁另外还有一封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外用火漆密封，李氏要我面交美使馆顾问傅泾波转送。事后证明，李宗仁的竞选，实出自司徒雷登的鼓励。而后者有此一举，又是华府当局对南京政府作出了中途换马的打算。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即1947年，蒋军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打进国统区里。蒋介石的美国主子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于7月21日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一个月后，魏德迈离华前夕，即8月24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辞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

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①。这无异明白表示，蒋介石不中用了，需要把他一脚踢开。

魏德迈返美以后，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务院把前者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在10月间决定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杜鲁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

但桂系首要人物如白崇禧、黄绍竑等，却并不知道李宗仁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曾要我函劝李宗仁放弃此一意图，另行竞选监察院院长。但李对白、黄的建议毫不理睬，仍照旧进行竞选活动。因此，12月中旬，李宗仁又要我偕同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由宁转沪飞平，对竞选事作进一步的部署。张岳灵原来替李品仙管钱，负责竞选费用的筹措当能胜任愉快。12月23日我由北平回到上海，次日傍晚，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同韦永成夫妇特在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设宴请我吃饭。照我看来，蒋经国对我此行深表关注，但并没有作任何表示。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事，直到1948年3月上旬还没有什么表示。因此李宗仁以为蒋已同意了，特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竞选事务委员会也在南京正式成立，由邱昌渭主持其事。

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次日后者即公开表态，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第一，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是蒋介石），易

^①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

^② 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于取得人们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以孙科同蒋搭档较为适宜；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白崇禧发现情势对李不利，曾对我说：“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

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在那里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进行民主政策。几日后，他到了南京。那时国民党人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程潜这两人。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内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

4月3日夜，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即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劝告，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4月3日，通过黄绍竑的联系，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此一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

原来，自抗战胜利以后，陈氏的CC系声势日张，显然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1947年9月12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民党），自是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大部分是复兴系分子）分子担任。由于争权夺利，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在1948年4月初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得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得知蒋介石以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组织，支持孙科竞选，如果后者胜利，则蒋介石更将信赖陈立夫，而CC得势，自非他们之利。于是，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蓝衣社）、埔（黄埔系）、青（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虽经贺衷寒、袁守谦劝阻，也不理会。此一发展，实非

蒋介石所能逆料。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全会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主张首届总统应提出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提出下列三项人选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蒋介石并表示，他无意于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蒋介石说完了话，就离开会场。当时议论纷纷，人们以为蒋要推胡适来当总统，甚至有人说蒋已派王世杰征求胡适同意了。

休息后继续开会，由孙科主持，黄埔系多数人主张蒋不当总统，让他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但CC系和戴季陶则主张仍应推荐蒋做总统候选人。张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结果经上下午两次讨论，仍一致推荐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告诉蒋，蒋仍不赞同，最后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

4月5日上午9时，中央常委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问题。会上仍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久久不能作出决定。张群看到事不宜迟，就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常会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等三人前去见蒋，转达常会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订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

4月5日下午4时，中央常会继续开会。张群发言：“已征得总裁同意，在宪法外另定条文，如临时条款之类，使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置。在这个条件下，他愿意当总统候选人。”常会当即照张群所提意见通过如仪。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在还没有实行以前，已遭到蒋介石的破坏了。这就是4月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4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临全会继续开会，由张群代表常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以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当即由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总裁竞选，但党不提名，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唯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应由党提名。在通

过此一决议时，经张群说明：根据此一决议，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连署竞选总统（居正是经指定陪蒋竞选的）；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位同志都可以连署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主要是用来整李宗仁）被国民党临全会议打消，心里很不高兴。4月12日，他在总理纪念周中借题发挥，大骂不受党的约束的人，并援引1913年国民党员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从而招致全党分裂的故事作为鉴戒。这些话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李宗仁。

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进行选举总统，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二百六十九票。废票三十五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面打×，更有写孙中山的。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是日开票结果：李宗仁七百五十四票，孙科五百五十九票，程潜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四百九十三票，莫德惠二百一十八票，徐傅霖二百一十四票。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23日下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捣毁了。事后李宗仁嘱我把金条四根交给刘士毅转给龚德柏，以示关注之意。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蒋介石的理由是，他现在已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即李宗仁）的对手，只有帮助程颂云（即程潜），才能击败李宗仁。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的关系，只以同是湖南人，又有蒋介石的吩咐，也就欣然应命，事实上是蒋要程来分李的票而使孙科当选。

4月24日，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24日下午，蒋介石再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同时蒋又示意程潜，令其放弃竞选，他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其竞选费，

要程将选票全部投孙。程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既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24日晚饭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夜后2时作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4月25日，南京各报赫然刊载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声明。李、程两人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宗仁还补充说，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谣诼纷兴，人心震撼。为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激情绪，纷纷罢选，25日的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召开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放弃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

26日的疏通工作，并无任何结果。27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的帮助而得到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两位支持。希望你劝促德邻重新参加竞选。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以达到合作到底的目的。”白崇禧回报李宗仁，谓蒋信誓旦旦，自应对他信任。黄绍竑听了心里有数，只看着天花板微笑。李宗仁沉吟一下，终于答应取消放弃竞选的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

4月28日，国民大会重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一十五票。这表明蒋介石仍支持孙科，他对白崇禧所说的话不足置信。但是蒋介石劝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已使李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凡是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这边来了。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依选举法规定，只以比较的多数当选，所以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败。这样短兵相接，情况就显得特别紧张。28日夜间，是蒋李斗争的紧要关头。

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亲自发号施令，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设置机关，为孙科竞选部署一切。但即使如此，也无裨于孙科所处的劣势，因为蒋介石此时已成为孤家寡人，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二十年来的反动统治，而今分崩离析，败相毕呈。

4月29日上午9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直到午后方计票完毕，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竞选胜利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加激化了。

有人说，李宗仁之所以能当选，乃得自金钱的助力。但蒋介石为四大家族之首，他既全力支持孙科，在物质基础上当然远远超过李宗仁。对此有一个主要因素易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 CC 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

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是日中午，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 CC 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先提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他说他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久之无人出声。随后黄宇人起立发言，说：“何以不提胡适之？”蒋闻语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停了一会，赖琏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蒋介石又说：“他要负责军事。”这就表明蒋介石要人们赞成张群当行政院长，但没有人讲话。蒋等得不耐烦，即宣布表决：“赞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在座的人都站起来。

之后，蒋介石又提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候选人。大家对孙科当立法院长都一致支持，但黄埔系的黄宇人、汤如炎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却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表示反对。于是他们同 CC 系的张

道藩、赖琇展开激辩。反对陈立夫的理由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党外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而陈立夫显然不能担负此一使命。蒋介石看到双方相持不下，即宣布表决，要赞成陈立夫的人起立。结果，不仅CC分子一致应声而起，就是黄埔系分子也相继起立，只黄宇人坐着不动，汤如炎作半坐半立状。蒋介石问汤：“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如炎说：“我原来是反对的，既然大家赞成，我只好服从。”蒋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黄宇人起立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都没有实际的意义。”蒋听了十分震怒。宋美龄发现情形不对，对蒋低语道：“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蒋于是宣布散会。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以及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即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一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和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整齐步伐。刘不同则抨击蒋介石的亲信腐败无能。其他发言的人都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当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合众社驻南京的记者张国兴也到场旁听。

自是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都由邱昌渭支付。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次日邱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账单。餐馆经理说，欠账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过了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就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委说，中统已向蒋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竞选活动，是李宗仁发动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账单为证。这样，蒋对李宗仁的恶感更深了。

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当选，反对CC的联合阵线终于失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部分人给CC收买了。

5月18日，第一届立法院第一次会如期正式开会。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首任总统、副总统职。2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以张群为行政院院长，要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蒋发言后即先离席，谈

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CC 的立委一致主张用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供蒋介石的参考。吴铁城知道他们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坚主在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票，容后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此一意见未为参加投票的立委所接受。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不就行行政院长，而何应钦也谦逊一番。5 月 24 日，蒋不得已始提名翁文灏组阁。

五月间，蒋介石有一次召集 CC 和黄埔系的中常委兼立委到黄埔路官邸午餐。席间有人提出，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像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借以联络感情，蒋介石点头答应。CC 看到机不可失，即抢先在立法院内成立了一个“革新俱乐部”。与此同时，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在得到吴铁城的支持下成立了“民主自由社”。三青团的刘健群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发现此种情况，深恐反对 CC 的联合阵线从此分裂，主张组成一个坚实的团体，定名为“新政俱乐部”。不久，立法院内国民党籍的立委即分为三大组合：即“革新俱乐部”、“新政俱乐部”和“民主自由社”。

1948 年下半年，蒋介石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不利形势下，蒋介石于 11 月 26 日批准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孙科的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却滞留上海，迟迟不入宁。直到 12 月 20 日孙科始宣布新内阁组织完成，吴铁城、张群、陈立夫等均参加新阁，号称“全党一致”的实力内阁。

孙科、陈立夫既离开立法院，CC 即与刘健群接触，表示愿意拥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长，希望“新政俱乐部”方面能同意 CC 提名的人为立法院长。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社”提出以吴铁城为立法院长，经得“新政俱乐部”同意。可是不久，孙科提名吴铁城为行政院副院长，势须放弃立法院长的选举。在“民主自由社”和“新政俱乐部”多次协商后，改提童冠贤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以取代吴铁城，仍推刘健群为副院长。12 月 24 日，立法院改选院长、副院长，童冠贤、刘健群当选。这是“新政俱乐部”和“民主自由社”并肩战斗的胜利，提出李培基为院长候选人落选了。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后来对李宗仁所发起的和谈活动，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蒋介石对桂系采取的报复措施及其后果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蒋介石内心异常愤慨，就表现为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遗缺以何应钦继任。白对此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其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却对我板着面孔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在5月31日蒋发表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以前，已对白崇禧说要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这表明李宗仁要来南京，白崇禧必须他去，这是蒋对李、白采取隔离安置的一种安排。回顾1927年8月上旬，冯玉祥电南京军政首要，主张召开宁汉双方国民党中委举行会议，解决宁汉合作问题。8月8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联名电复冯玉祥，表示宁汉双方“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蒋介石虽也连署，但名列第四。8月12日，蒋即通电下野，盖此时蒋介石误会李、何、白暗中合作迫他下台。抗战以后，蒋对李、白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不使他们在—个地方工作，以免造成—种威胁态势。例如，抗战期间，白入宁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即去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及抗战结束，白任国防部长，李宗仁就到北平任行辕主任。现在李来白去，自非例常的人事调动，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两年以前，白崇禧任南京政府首任国防部长，但陈诚是参谋总长，白、陈不和，蒋所深知，所以白不仅有职无权，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会报。因此，白对陈诚，向我发过多次牢骚；对参加作战会报的那些人，白出以异常蔑视的态度。1947年，台湾人民发动了“二二八”武装起义，反抗蒋介石政权的残酷统治。事变以后，蒋介石需要派一个有威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前往台湾，办理善后工作。他考虑结果，以为白崇禧最为适宜。3月17日，白崇禧飞抵台湾，宣布处理台变四项基本原则，危机卒告解除。白返南京后，蒋拟以白任张群内阁的副院长仍兼国防部长以酬其功，但白力辞。这是蒋白关系比较融洽的一个时期。是年11月10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于夏秋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直接威胁南京，他要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

11月中，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这是白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他所以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就是害怕李氏此举会危及他的固有地位。

现在蒋介石要把白崇禧外放，白乘机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将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是蒋介石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将设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不允所请，径将任命发表。6月6日，白崇禧邀李宗仁和我在他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

不多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不为所动。后来又叫黄绍竑去劝他，黄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崇禧。白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黄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即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于己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6月28日，白崇禧在汉口就华中“剿总”职务，他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也就搁置不谈了。

何应钦继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以后，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作战部署上要保证使何应钦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沙大维密切合作，可是蒋口头答应却并不实行。因此司徒雷登于6月14日报美国务院，说蒋介石曾保证同意他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径由无能之参谋总长

(程注：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① 8月22日，司徒雷登又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② 这表明美蒋关系在继续恶化，司徒雷登正企图把战败责任完全推在蒋介石身上。

1948年9月间，在解放济南的同时，毛主席抓住当时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均对中国人民革命有利的大好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0月19日锦州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10月23日，即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③。尽管马歇尔对此议提出的答复是：“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④但司徒雷登仍悄悄地在进行和谈运动，以期借此逼蒋下台。

与此同时，在锦州失守以后，何应钦深深感到，徐淮会战可能随即展开。22日，他召集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肖毅肃、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举行会议，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结果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是白崇禧6月初提出的计划，可是被蒋介石否决了。现在危机迫切，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请蒋重新考虑。此一方案，23日由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郭汝瑰临行时，顾祝同再三对他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对郭汝瑰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24日，何应钦电白崇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以“西敬阳挥电”下达此项作战指示。

10月27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三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他一下飞机，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放弃了平常的乐观腔调，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据合众社报道，“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会后，蒋嘱

①②③④ 均见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